

中國邊境史料通編

(秦—清)

中國邊境史料通編

(秦—清)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上

劉 昫 等修

突厥上

突厥之始啓民之前隋書載之備矣祇以入國之事而述之始畢
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
奔之者衆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
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
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
勒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阿波次頡利發次吐
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負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高祖起義
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爲援始畢遣其
特勒康利等獻馬千疋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
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
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元年始畢

使骨吐祿特勒來朝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資錦綵布絹各有
差二年二月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
抄掠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
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
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處羅可汗
嗣位又以隋義城公主爲妻遣使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
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購
物三萬段處羅此後頻遣使朝貢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
子政道陷于宮建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爲隋
王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
襄城有徒一萬時太宗在藩受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
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撫管李仲文出
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卒
義城公主以其子與射設醢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

爲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者啓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絕交於薛舉初隋五原太守張長孫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孫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孫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武德三年頡利又納義城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蕤陵中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悻傲求請無厭四年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胡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蘇瓌太常卿鄭元璠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

是爲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
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熟寒阿史德等還
蕃賜以金帛五年春胡大恩奏言突厥飢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
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師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
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
軍進圍大恩王師敗績大恩沒于陣死者數千人六月劉黑闥又
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于汾州又
遣數千騎西入靈原等州詔隱太子出幽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
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
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
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隸焉初關中霖雨
糧運阻絕太宗頗患之諸將憂見於色頓兵於幽州頡利突利率
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
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

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揔來我
唯百騎相禦耳諷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
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
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前將渡溝水諷利見太宗輕出又聞
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無惡意更欲共王
自斷當日於是稍引却各斂軍而退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
悅而歸焉遂不欲戰其叔姪內離諷利欲戰不可因遣突利及
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許之突利因自託於太宗願結
爲兄弟思摩初奉見高祖引見御榻頓顙固辭高祖謂曰諷利誠
心遣特勒朝拜今見特勒如見諷利固引之乃就坐尋封思摩爲
和順王八年七月諷利集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又襲將軍張瑾于
太原瑾全軍並沒脫身奔於李靖出師拒戰諷利不得進屯于并
州太宗帥師討之次甘肅州諷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師九年七月諷
利自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已卯進寇高陵行軍揔管

左武侯大將軍尉遲弼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侯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覲自張形勢云二可汗惣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不許執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威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

則必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
車駕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
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
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
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
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
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
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
匈奴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略
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此之謂也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
掠中國戶口者悉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迴紇拔也
古等餘部皆相率背叛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
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望內欲背之其

卷八 唐傳 百四十四上

四

張元

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飢乃懼我師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揚言會獵實設備焉侍臣咸曰夷狄無信先自猜疑盟後將兵忽踐疆境可乘其便數以背約因而計之太宗曰匹夫一言尚須存信何況天下主乎豈有親與之和利其災禍而乘危迫險以滅之耶諸公爲可朕不爲也縱突厥部落叛盡六畜皆死朕終示以信不妄計之待其無禮方擒取耳三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始稱臣尚公主請修婿禮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詔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

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帥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驪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鴈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閒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摠管張寶相率衆奄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謂曰凡有功於我者必不能忘有惡於我者終亦不記論爾之罪狀誠爲不小但自渭水曾面爲盟從此以來未有深犯所以錄此不相責耳仍詔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帝見羸憊授號州刺史以彼土多鹿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夭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啓民亡國奔隋文帝不怯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旣而強威當須

子子孫孫思念報德纔至始畢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及隋國將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家國者身及子孫並爲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昔恩忘義所致也八年卒詔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恭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廢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哀慟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仍葬於頡利墓側樹碑以紀之

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可汗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爲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頡利嗣位以爲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東偏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霫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於太宗太宗亦以恩意撫之結爲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由是有隙貞觀三年表請入朝

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爲國者勞心以憂萬姓世祚乃長役人以奉其身社稷必滅今北蕃百姓喪亡誠由其君不君之故也至使突利情願入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夷狄弱則邊境無虞亦甚爲慰然見其顛隤又不能不懼所以然者慮已有不逮恐禍變亦爾朕今視不能遠見聽不能遠聞唯藉公等盡忠匡弼無得惰於諫諍也突利尋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謂近臣曰朕與突利結爲兄弟不可以不救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爲守約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太宗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祐等州帥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民亡矢兵馬一身投隋隋家堅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爲隋家之患自爾已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爾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來投我我所以

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違當獲重罪五年黜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爲之舉哀詔中書侍郎岑文本爲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而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外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充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

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充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寃讎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止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孽息百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溫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瀝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

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內地稟我
捐毫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
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
逆彥博旣口給引類百端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
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
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
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自
結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
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
乙彌泥孰候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

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
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吏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
初數來朝貢高祖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
摩隨逐頡利青與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

令統頡利舊部落於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及將徙於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憚薛延陁不肯出塞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書言突厥頡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強盛抄掠中國百姓被其殺者不可勝紀我發兵擊破之諸部落悉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從善並授官爵同我百寮所有部落愛之如子與我百姓不異但中國禮義不滅爾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負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策爾延陁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鎮撫部落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